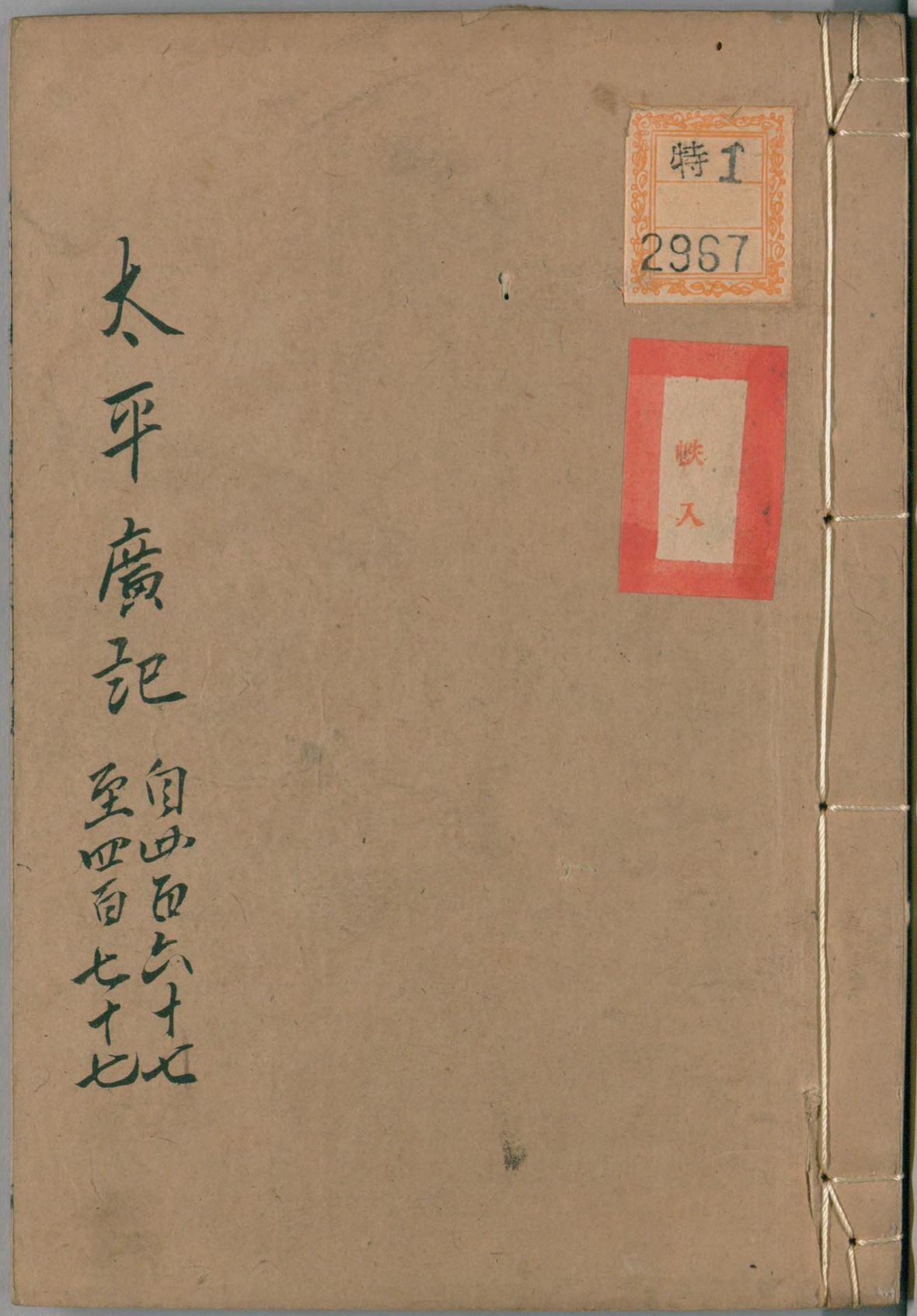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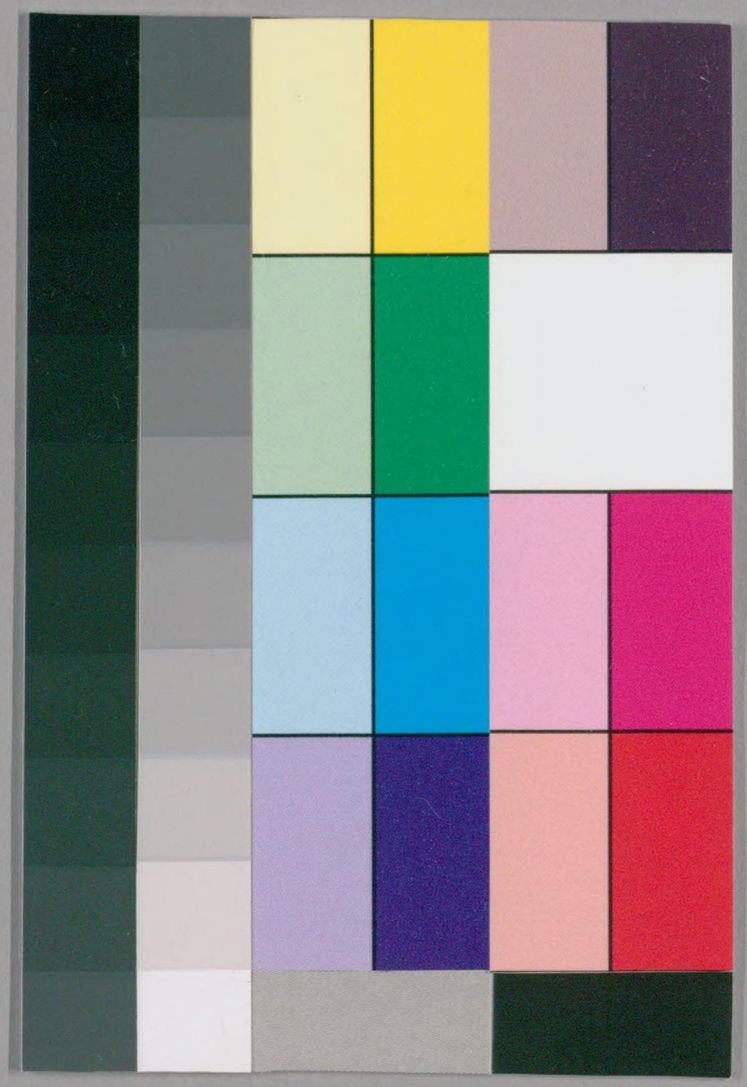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自四百六十七
至四百七十七
特1
2967
帙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鯀　桓冲
齊澣　子英春
魁鬼　羅州赤鑑
封令禎　凝眞觀
張胡子　柘君
柳宗元　王瑤
崔祝　染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鯀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之鯀於羽山化爲黃熊入於羽泉今會稽人祭禹廟不用能水居曰熊陸居曰熊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特1
2967

神異記述

桓神

晉桓神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覓靈異既陟梁巔石一潤面生桑樹湖中有敗艑赤鱗魚張鬐向之使者不敢欲取神曰此水赤鱗魚張鬐向之使者不敢欲取神曰此珠林法苑

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若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微興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鏁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鏁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鏁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喙雪牙金爪鬧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者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鏁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惕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鏁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饋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盡毀不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解公佐與焦君共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問因鴻蒙氏竟商氏兕虙氏型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獼猴縮鼻高顙青軀白首金目牙頭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鳴牌桓木魅水靈山祆石怪奔虢聚遠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顙鏁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兒淮濤風雨之難即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嘉閣謨）

齊澣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清水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禕糺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虛穴然狀如新築淨潔周廣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一丈餘鯉魚五六枚各長尺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睢長九分禕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澣令禕移龍入淮放龜入汴禕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有魚數百萬首跳躍赴龍水爲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員錫拔其一鬚元昌遣人送龜至宋遇水泊輒放龜水中水漏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泗水求之亦不獲空致小龜焉（出廣異記）

子英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愛其色持歸養之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蔵來歸見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作神魚子英祠也出神鬼傳

洛水豎子

有人洛水中見豎子洗馬塡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之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間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龍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類也出廣異記

魍魎

鱷魚狀如鱣其文赤莊長者尺餘嶺南界有之多居汚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魍魎反鬼幻惑祆怪亦能魅人其活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直田即倍豐但匿已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捉人面打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踪跡所到之處聞嗽嗽之聲北部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魍書符於壁石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困風雨雷電以往俱所善此術者方可行之出篋異記

羅州赤鼈

嶺南羅州瀧州界內水中多赤鼈其大如匙而赫赤色無問禽獸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龍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唐杭州富陽縣嶂口狗莊鑿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出廣古今五行記

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於江南沂流將木至洛造廟匠人截木於中得一鯽魚長數寸如刻安之出廣古今五行記封令禎

唐懷州凝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厨人砍以爲薪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出廣古今五行記凝真觀

唐蜀民有於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

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爲龍也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出錄異記

唐吳郡漁人張胡子嘗於太湖中釣得一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出瑣怪集張胡子

唐金州洵陽縣水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漢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漢命屬栢君出錄異記栢君

唐建中元年商康縣人葉朗之使奴當歸守田田下流有葉朗之

烏陂陂中忽有物喚其聲似鵝而大奴因入水探視得一大物身滑宛轉內頭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後圍六尺餘長二丈許牽置岸上剝皮割之比舍數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衆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臂似鱣魚鼻食之特美餘以爲脯此物初死之夕刺史夢一人長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尚醉孤遊誤墮陂中爲君奴所害既廢于命身罹戮辱又析肌刻臟焚燔充膳竟結之痛古今莫二與君素無隙恨君能殺奴謝責償過罪止凶身不爾法科恐貴門罹禍朗之驚覺不忍殺奴奴明年爲竹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舉家得病死者八人

出廣古今五行記

柳宗元

吾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荊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尚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凜然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命將宴宗元既而又夢人人顦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甚風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爲計不爾亦與敗纓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更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荊帥且召吏訊

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出宣室志

王瑤

唐會昌中有王瑤者任恒州都押衙嘗爲奕邑宰瑤將赴任所夜夢一人身懷甲冑形貌堂堂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爲漁川漁父之所得將賣之刀几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爲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鯉鱠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俄而魚即鼓鬣揚鬐軒軒而去是夜瑤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北宗元之惠遠矣因長

跪而去出耳目記

柳沂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擊而歸致於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一大魚嚙其嚙嬰兒臆沂悸然而寤聞嬰兒啼曰向夢一人視嬰兒之臆果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同沂異之乃視嬰兒之臆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薦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也出宣室志

崔棁

晉太常卿崔棁遊學時往至姑家夜與諸表昆季宿於學院來晨姑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羅拜具告求生詞言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

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再拜而退既寤盧櫛東帶至堂省姑見缶中有水而龜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於姑具述所夢再拜請之姑亦不阻即命僕夫實於器中躬詣水次放之出玉堂閒話

梁人

廣陵有梁人居九曲池南夢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廚中爾夕舉家夢之既曰廚中得一白鼈廣尺餘兩日如金其人送詣紫極宮道士李棲一所置之水中則色如金而日如丹出水則白如故棲一不能測復送池中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於魚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竅皆具能動而不能語傳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當殺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數十步忽大笑數聲躍沒於水出稽神錄

法聚寺僧

法聚寺內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謂門人曰外有數萬人頭戴帽向貧道乞救命急開門出看見十餘人擔籃子因贖放生出蜀記

李延福

僞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裹烏帽三十人伏於堦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鼈三十頭因悟所夢遂放之出瞿佑戒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七

子路 長水縣 姑蘇男子

苻康人 王素 賈長房

張福 丁初 謝非

顧保宗 武昌民 寡婦嚴

尹兒 廣陵王女 楊醜奴

謝宗

子路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
叱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仆一於池乃是大鯉魚
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
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絶糧從者病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記

長水縣

秦時長水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則陷沒爲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旦往視焉門衛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衛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向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矣遂淪陷爲谷出神鬼傳

姑蘇男子

後漢時姑蘇有男子衣白衣冠幘容貌甚偉身長七尺眉目疎朗從者六七人逼暮入家爲過婦女書夜不畏於人人欲掩捕即有風雨雖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無不被害月餘術人趙炅在趙聞吳患泛舟遽來炅適下舟步至姑蘇北堤上遥望此祆見路人左右奔避無所炅曰此吳人所患者也時會稽守送客使過亦避之於館炅因謁焉守素知炅有術甚喜炅謂郡守曰君不欲見乎因請水燒香長嘯數聲天風歘至聞空中數十人響應炅擲手中符符去如風頃刻見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懼炅謂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劍曰誅之便有旋風擁出炅謂守曰可視之矣使未出門已報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長三丈斷首於路旁餘六七者皆身首異處亦龜鼈之類也左右觀者萬餘人咸神自此無患矣出異記

宋康人

吳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
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
繫於大桑樹宿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事爾耶龜曰我
被拘繫方見烹臠雖蕞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
遜博識必致相告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
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百車語猶
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方熟獻之人竹說龜樹共言權
竟使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
元緒也出異
苑

王素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
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嬰二旦
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
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
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素因持資財以爲聘遂成婚
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
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
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語江郎曰我所不幸故產
此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
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著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
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聽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
尋聞有物偃踣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
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剌素欲斷之投江中女後別嫁

費長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郡書
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變
輪長房令復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
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出列仙
傳

張福

鄱陽人張福販行還野水邊忽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
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人見就避雨因
共相調遂入就福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舡邊三更許雨晴
明月福視婦人乃一大鼈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
一槎段長丈餘出搜神記

丁初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
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問顧後有小婦人上下青衣戴青傘
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伺之復疑本不見此
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顧見婦人追
之亦遠初固急走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
作聲衣蓋飛散視是大蒼獺衣金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
形數箇年少者也出搜神記

謝非

道士丹陽謝非往石城治買釜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廟
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
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
呼曰何銅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

太平廣記　卷四百九十八

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龍汝是何等物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鼈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鋪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出搜神記

顧保宗

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卧忽有一人鬚髮皤然自稱爲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答曰來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閑退故來相話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閑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亂閑退何詞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桓玄之志也保宗曰是又屑指復哭謂宗曰後年易號復一歲桓玄盜國盜國未幾爲卯金所敗保宗曰卯金爲誰答曰君當後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遠至何所食答曰請君常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向前江來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故驗災祥我等是鬼保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戶外乃訣去及曉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

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
驤首四望移時乃沒是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
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爲元興元興二年十一月壬
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玄
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受晉禪一如魚之所言出九江記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
女忽然失怪出外歐擊入仍云已不樂嫁巫云是邪魅將
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衛呪療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即
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
書龜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龜從江出作沉作浮龜
隨後僅逼龜自分死冒來先入帽與女辭訣慟哭云失其
同好於是漸差或問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虵
是傳通龜是媒人龜是其對所獲三物悉殺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寡婦嚴

建康大夏營寡婦嚴宋元嘉初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
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呵問答
云我華督還府徑於西墻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遂擊之乃
變爲鼈察其所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鼈窟蔵
久因能爲魅殺之遂絶出異苑

尹見

安城民尹見宋元嘉中父暫出令守舍忽見一人年可二
十騎馬張斗織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來於門呼尹
見求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牀一人捉織覆之尹見

看其衣悉無縫五色爛斑似鱗甲而非毛也有頃雨將至此人上馬去顧語尹兒曰明當更來乃西行躡虛而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為之晦冥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漲湧丘壑森漫將潛尹舍忽見大魚長三丈餘盤屈當水衝尹族乃免漂溺之患出廣古今五行記

廣陵王女

沙門竺僧塔得神呪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瑤治之入門瞋目罵云老魅不念守道而乖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殺我夫魅在其側曰吾命盡於今日因歔欷又曰此神不可與事乃成老鼉走出庭中瑤令撲殺之也出志怪

楊醜奴

河南楊醜奴常詣章安湖拔蒲將暝見一女子衣裳不甚鮮潔而容貌美乘船載蕑前就醜奴家湖側逼暮不得返乃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盤中有乾魚生菜食畢因戲笑醜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側日暮陽光頹託蔭遇良主不覺寬中懷俄滅火共寢覺其臊氣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戶變為獼猴徑走入水出幽明異志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皇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娩來詣船因相為戲女即留宿歡謔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頗數同房寄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慈小

者名道興宗文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縮小謂宗曰可取衰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爲郎中令籠三顧示之

張方　鍾道
劉萬年　徵生亮
彭城男子　朱法公
蔡興　李增
柳鎮　隋文帝
萬頃陂　長鬚國

張方

廣陵下市廟宋元嘉十八年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壻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王纂者能治邪魅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出異苑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 出幽明錄

晉安民

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帢黃練單衣來詣之即同飲饌饌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慎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七八丈逕來衝網其人即賴殺之破腹見所食飯悉有其人家死亡略盡 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萬年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遙呼萬年謂曰君與今帝姓族近遠萬年曰望與姓同一人曰汝雖族異恐禍來及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何用見附萬年欲請歸鎮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爲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能其位後果如魚所言 出江表異同錄

微生亮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

魚游爲吾所得亮聞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實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二年爲虎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出三

廬塘

耒陽縣東北有廬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當至五日一番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魚小則小魚奔逐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鱖魚五日一化或爲美婦人或爲美男子至於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後爲雷電所擊此塘遂乾出錄異記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居驚婦云君自有異志當爲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視之爲何物後所顧還至故作其婦前郎來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既上牀堵捉之曰夜夜出何爲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記鬼魅以前約相捨耳捨放之與共卧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出列異傳

朱法公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甜於臺城東橘樹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暮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夕欲詣宿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宿住在城側因共眠寢至曉而去明日復來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來迎復有男子可六七

歲端應可愛女云是其弟後聽去女
脚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來即然火照覓尋失所
在出續異記

王負

齊王負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生月
色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皆女子之音負異之謂諸
人曰江渚中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取蔽廬之陰循洲
北岸而於蘆葦中見十餘女子或衣綠或衣青碧半坐半
立中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在江
漢不意諸娘盧為上峽小兒所娶乃至分離立者一夕子
嘆曰潮水有迴而我此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立
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負急從蘆葦中出捕悉化為龜人

蔡興

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與數人言笑或
云當再取誰女復一人云家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
入甲人劉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戶見一人黑色大罵曰
我潮長來詣汝而欲殺我即喚羣伴何不助余即餘之即
擒刀亂砍得一大鼈及狸出幽明錄

李增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蛟
中焉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提所射箭增怪而
問焉女答之何用問焉為暴者是便以祖還授矣而滅增
憑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出異苑

蕭騰

襄陽金城南門外道東有參佐廨舊傳甚凶住者不死必
病梁昭明太子臨州給府寮呂休蒨休蒨常在廳事北頭
眠鬼牽休蒨休蒨墜地久之漸餓而休蒨有罪賜死後令
蕭騰初上至岸日忽有一丈夫著白紗高帽烏布袴
披袍造騰疑其服異拒之行數里復至求寄載騰轉疑焉
如此數迴而騰有妓妾數人擧止所爲稍異常日歌笑悲
啼無復恒節及騰至襄陽此人亦經日一來後累辰不去
好披袍縛袴跨狗而行或變易俄頃詠詩歌謡言笑自若
自稱是周瑜恒止騰舍騰備爲禳遣之術有時暫去尋復
來騰又領門生二十人拔刀欲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
來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逢歡羊戶岸
結愛桃林津胡桃擲去肉詩汝不識人頃之有道士趙曇
義爲騰設壇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門諸妾並悲叫若將遠
別餓而一黿徑尺餘自到壇而死諸妾亦差騰妾聲貌悉
不多諧謔叅軍辭言辯善戲謔因宴而啓云常聞世間人
道黠如鬼今見鬼定是癡鬼若黠不應魅蕭騰故以此而
度足驗鬼癡出南雍州記

柳鎮

河東柳鎮字子元少樂閑靜不慕榮貴梁天監中自司州
遊上元便愛其風景於鍾山之西建業里買地結茅開泉
種植隱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爲柳父所居臨江
水嘗曳策臨眺忽見前洲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
來遊戲遥聞相呼求食聲頗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大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驚躍誤墜洲上羣小兒爭前食之又聞小兒傳呼云雛食不盡招與柳父鎖猛驚駭乃乘小舟逕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爲獺入水而去鎖取巨魚以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書齋柱題詩一首云江山不久計要適晉時心況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出幽明錄怪記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有人來挑宮人司宮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怪精耳因藏宮人曰若來但欲之共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出廣古今五行記

大興村

隋開皇末大興城西南村民設佛會一老翁皆首白袒褐求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視之行一里許遂不見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魚長丈餘小而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割其腹得秔米飯後數日漕渠暴溢舟楫家皆溺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苐頃陂

唐齊州有萬頃陂魚鼈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於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縝鱗鍍甲錦質寶文特異常魚欲齎赴州餉遺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并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過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絕出朝野僉載

長鬚國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沒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煊赫富有珠玉然荷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嬪姬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丈人試遣忽無來必不如忽有王大笑曰駙馬意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

壁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第七島長鬚國有難來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日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命速勘頁久一人自外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所賊耳吾雖爲王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鰕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

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

天都黃晟曉峰氏校刊

李鵬　謝二　荆州漁人

劉成　薛二娘　趙平原

高昱　劉法志

李鵬

唐敬宗李鵬開元中爲孤州刺史家之任步洞庭時晴景登岸因臬蚁血沙上爲江鼉所舐俄然復生一鵝其形體衣服言語與生人無異鵝之本身爲鼉決所制繫於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鼉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覺悟爲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玄宗急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曰君何爲者鵝以狀對靜能書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

晨衙爲巨石所擊乃復本形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奏并
以舟檝送鷁赴都家人妻子乃信令舟行者相戒不瀝血
於波中以此故也出獨異記

謝二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已困
而無獲裨徊揚州久之同學有謂二者於其夫意恒欲恤
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爲若欲北歸當有三百錢相奉及別
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門大柳樹家人若出
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運甲大樹久之小婢出問
其故云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郎出引入見姥
充牀當堂坐謂士人曰兒子書勞君送令付錢三百千今
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錢在岸悉是官家排叉錢而

色小壞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
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龜
窟恐是中有救使擊射之得崑奇數十人悉持刀鎗流入
其窟得龜大小數十頭末得一龜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
錢帛數千事其後五年士人遊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
市中東店前忽見謝二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
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
餘日不之官徒徊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時
人云以爲謝二所損也出廣異記

荆州漁人

唐天寶中荆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
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

昧頗稔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迎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時大叫苦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自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出廣異記

劉成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因登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鬐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爲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至于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題云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出宣室志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

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娠者父母患之迎薛巫門辨之既至設壇於室卧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覡酒視曰速召魅來言畢坐入火坑中坐顏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牀此患人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割然刃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俱痛腹中手未育者生而不殺以還其是理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棄筆作別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沙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顆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負而沒之出通幽記

趙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趙平原漢南有別墅嘗與書生彭城劉簡辭武威段齊貞詣無名湖捕魚爲鱠須臾獲魚數十頭內有一白魚長三尺餘鱗甲如素錦耀人目精鬐鬣五色鮮明可愛劉與段曰此魚狀貌異常不可殺之平原曰子輩迂濶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畢忽見湖中有羣小兒俱著牛觜白褲馳走水上叫嘯來往略無畏憚二客益懼復以白魚爲請平原不許之此庖人曰遠聞鈴來遂巡鈴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風雷暴作震一聲湖面小兒脚下

生白烟大風隨起二客覺氣候有變顧望三里内有一蘭若遂投而去平原微晒方復下馬千時飛沙折木雨火相雜而下霆電擊拽天崩地振二客惶駭相顧失色謂平原坐於地冥然已無知矣二客扶舁呼問之良久張目曰大差事大差事幸勤食鱠盡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擲於湖中吾腹今甚空乏矣其操刀之僕遂亡失所在經數月方歸平原語其由云初見青衫人於電火中曠野驅遂被領將令負衣襪行僅十餘日至一處人物稠廣市肆駢雜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復至一繁會處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領入曠野中言曰汝隨我行已久得無困苦耶今與汝別因懷中取乾脯一挺與某云饑即食之可達家也

又曰寫戎申意趙平原無天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惡再犯之必無赦矣平原自此終身不釣魚出前志

高昌

元和中有高昌處士以釣魚爲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蕖紅芳艷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但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艷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濁水波澄高天月皎怕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劣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洲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典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寇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

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築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爲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旦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騎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起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弔禮將救裨昱挽書生衣袂曰嘗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叫呼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提其衣襟猱滋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蒻舟而至一叟一少昱

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髓今適長沙訪張法明威儀具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於是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爲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徒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寨於石牖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爲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愛果中矣曰爲某啓先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東海各以明珠爲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爲我語此妄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弟子歸明最有無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
島有二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泛流而去旻曰吾此
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旻乘舟東西

僧法志

臺山僧法志遵至淮陰見一漁者堅禮而命焉法志隨至
草庵中漁者設食甚謹法志頗怪問曰弟子以漁爲業
自是造罪之人何見僧如此敬禮答曰我昔於會稽山遇
雲遊上人爲衆講法暫會隨喜得悟聖教邇來見僧即歡
喜無量僧哭之勸令改業漁者曰我雖間善道而滯於罟
網亦猶和尚爲僧未能以戒律爲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
僧愧而退迴顧見漁者化爲大龜入淮亦失草庵所在

水族爲人　鄧元佐　姚氏

史氏女　漁人　宋氏

人化水族

黃氏女　宋氏宗母　宣驚母

江州人　獨角　薛肇

水族爲人

鄧元佐

鄧元佐者潁川人也遊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歷覽因謁長城宰延赴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誤入一徑甚險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

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既至見一蠏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許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長城訪別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慮爲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宿豈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當奈何況又家貧無好茵席藏待君子不棄即開命矣元佐餘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塌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設食元佐饑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覺其身卧在田中旁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來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嘔吐視之盡青泥也元佐嘆咤良久不損其螺元佐自此棲心於道門永絕遊歷耳出集異記

姚氏

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網中獲一人黑色舉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視之曰爾能爲我致羣魚以免闕職之罪信爲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出神仙錄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水濱人物喧集乃漁人得一大龜龜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泊船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元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歎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龜耶曰然身即龜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爲水族見囚於漁人微君之惠

已骨朽矣今已得爲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鳴山神將朝廳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墮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其衆宋氏之子竟免出酉陽雜俎

史氏女

溧水五壇村人史氏女因事出倦憩息樹下見一物鱗爪距可畏來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養於盆中數日盆長乃置放金瀆中頃之村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即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羣魚一至墓前至今每問年一至爾又漁人李

黑獺者恒張網于江忽獲一嬰兒可長三尺網爲亂涎所縈涕句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視嬰兒口鼻眉髮如畫而無目口猶有酒氣衆懼復投于江出稽神錄

漁人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恬見一大龜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彩舟有十餘人會飲酒妓樂陳設甚盛獻酬久之上流有巨艦來下檣聲振于坐中彩舟乃沒前之龜亦下來及水忽死於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龜爲候望而不知巨艦之來故殛之出稽神錄

人化水族

黃氏母

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龜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銀釵及見猶在其首（出神仙傳）

宋氏宗母

魏滿河朱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闔戶家人於壁穿中窺見沐盆水中有一大龜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簪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晴涼無可奈何出外去甚駃逐之不可及暮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舍宅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終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出續搜神記）

宜鸞母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宜鸞之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鸞兄弟閉戶衛之掘堂內作大坎實水其龜即入坎遊戲經累日忽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輒自躍赴于遠潭遂不復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江州人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嘗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晉末已來絕不復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獨角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嘗還客狀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此異記

薛偉

薛偉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永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矣與戎觀棊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戎觀棊官方食鱠不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飧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救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墓間得藏者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坐門東糺曹吏坐門西方弈棊人及階鄒雷方博裴喀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

者喜而殺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憩熱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知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澥遠虛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絶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遊乎旁有一魚曰願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決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鯉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沈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閑曠樂浩汗之域旅懷清江獻巇嶸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

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鳴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織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養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口我人也暫時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捨之而去有頃饑甚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應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

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弈棊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喻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汝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拾促殺之仁予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者方礪刃喜而投我於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令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弈吏三君之臨階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投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出續玄怪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一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二　天都黃　晨曉峰氏校刊

龜

陶唐氏　禹　蠡縣吏　葛洪

張廣定　郁世了

孟彥暉　營陵　興業寺

唐太宗　劉彥回　史興遽者

唐明皇帝　寧普民　史論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賈客

南人　闔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龜

陶唐氏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龜曆伏滔述帝功德銘曰朱書龜曆之文 出述異記

禹

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為界此之遺像也 出王子年拾遺

葛洪

葛洪云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 出抱朴子

張廣定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步又不忍棄之乃縣籠於古塚中襲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歸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即餓見其旁有一物引頸呼吸效之故能活廣定入冢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不妄矣 出獨異志

贛縣吏

晉義熙中范寅為南康郡時贛縣吏說先入山採薪得二龜皆如二尺盤大薪未足過有兩樹駢生吏以龜側置樹間復行採伐去龜處稍遠天雨瀬復取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先龜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 出幽明錄

郝世子

郝世子在會稽造墓其地名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子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出靈鬼志）

孟彥暉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上聞（出錄異記）

營陵

道州營陵中鼈甲長八尺下白然有文字前後四足各踏一龜踏龜有時行或踰山越水俗莫敢犯（出錄異記）

興業寺

九世靈龜池在襄陽縣東北三里遍學寺東古城舊有興業寺今併入遍學寺唐景龍元年有陳留阮氏寓居襄陽捨財於此寺東院創造堂宇時歲早池涸即掘廣深之急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龜高數尺如牛張脊大耳側面行衆即驚呼龜遂躍入池中寺僧靈岫云院有折碑云興業寺禪神文梁散騎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傳者云此寺有靈龜一頭長三尺五寸冬潛春現多歷年所隨衆士堂應時而食刺史安陸王照賴遇此龜其壞碑因即扶豎今在遍學寺東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見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襄沔記）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內難苑池內有白龜遊於荷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爲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

而錫以寶龜出錄異記

劉彥回

唐劉彥回父爲簡州刺史有丁發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尋召畢賀云得此龜人壽一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卻至坑所其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神三十餘日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千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嘆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彥回夢龜云已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出廣異記

吳興漁者

唐開元中吳興漁者於苕溪上每見大龜四足各蹋一龜而行漁者知是靈龜持石投之中而獲焉久之以獻州從事裴斐召龜人龜人云此王者龜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時庭中有鵲其雛尚在乃驗誌之令卜者鑽龜焉數日大風損鵲巢鵲雛皆死尋又命卜其鄉所懷娠是兒女兆云當生兒兒生尋亦死裴後竟進此龜出廣異記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有小黃門忽濯於深而坐觀累將竄南徼不欲煩法免之客授此龜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害出

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屬邑亘市館舍稍欲無一人投宿于旅館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筵重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課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為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出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來社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出錄異記

寧晉民

唐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當祈禱忽有羣蛇數千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為二積留南岸者為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繞行積蛇盡死乃各登積視蛇腹悉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梨三龜來獻出西陽雜俎

史論

唐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奩奩中忽有金色龜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徐仲

福州唐貞元末有村人賣一龍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

以石鋮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爲道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火出酉陽雜俎

高駢文

唐贊皇公李德裕曰蜀傳張儀築成都城屢有頹壞時有龜周行旋走至是一龜行路築之既而城果就子未至郡日普聞龜設辨在城內堆前所著舊有軍資庫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庫中元和初節度使高駢文劭之命工人截爲腰帶勝具自張儀築蜀城屢有頹壞時有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閒談

汴河賈客

唐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是夕忘出之明日取視殼已燋矣拂拭去灰置於食牀上欲食良久伸頸足動徐行牀上其生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游泳而去出錄異記

南人

南人採龜溺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趂鬬噬方小致斃者採時取雄龜置瓮盤中於龜後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煬熱熨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得於道士陳劍又海上人云龍生三卵一爲吉弔也其吉弔上岸與鹿交或於水邊遺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爲色微青黃復似灰色號紫稍花益陽道別有方說出獨異志夢

閻居敬

新安人閻居數所居爲山水所浸屋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人曰君逼水在此我亦逼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意矣居敬寤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當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牀乃牀脚斜摩一龜於戶限外放之乃去（出稽神錄）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爲業嘗烹鯉魚十頭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共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甚年所畜犬恒親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撤戶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出稽神錄）

李宗

李宗爲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據地而坐不可推挽不食不語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出稽神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蜮射
怪哉
閻客
葛燀夫
千歲蝙蝠
蚱蜢
蟭蟟
蛔謙
白蜘
蜮射
玄中記域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

六七紀年二百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取玉馬王化爲蟣以射人也出感應經

化蟲

齊王后怨王怒死尸化爲蠷遂登庭樹彗哭而鳴後王悔恨闔蠷鳴即悲歎出崔豹古今註

蠷怒蛙

越王勾踐既爲吳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見蛙怒勾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吳出越絕書

蠔蜃

漢武帝幸甘泉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牙齒耳鼻蟲具觀者莫識帝乃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自安地圖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散出小說

小蟲

漢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於樹枝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蔣蟲

將文子者冀陽人也嗜酒好色挑達無度每自言我死當爲神也漢末爲秣陵尉遂賊至山下被賊擊傷額因解印綬縛之有頃而卒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于文於路問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子文追之謂曰

我當爲此地神爾下民可宜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疾疫百姓恐懼頗竊祀之者未幾乃下來視曰吾將大咎福孫氏宜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鼻死醫所不治百姓聞之愈懼孫主簿未之信既而又下來視曰若不祀我將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百數火滅延及公宮孫主思之時議者以神有所歸乃不爲厲宜告饗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其子繙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祠宇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疾病皆息百姓遂大事之幽明錄亦載爲神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願以女妻之終不

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其實一旦有五色蛾出其旁客收而藏之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之狀客與俱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繰一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濟陰人設祠祀焉爲出列仙傳

烏衣人

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逕遶畏死因以繩繫蘆著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若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

不及死既死齊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出齊諧記

朱誕給使

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吳孫皓世爲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爲姦後出行密穿壁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頭給使以爲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爲試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焉所掊刮見有趾跡誕自驚乃詳問之給使具道其本末 出搜神記

葛輝夫

晉烏傷葛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出搜神記

蝘蜓

博物志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稱滿七斤治擣萬杵以點女子肢體終不滅淮南萬畢術云取守宮新合陰陽以牝牡各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章

與男子合軋滅去也出感應經

肉芝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領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在左手於身佩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箭皆反還自向也出抱朴子

千歲蝙蝠

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歷重故也此物得而陰乾來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出抱朴子

蠅觸帳

晉明帝常欲肆情祕而不謀乃屏曲室去左右惟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率子筆端須臾亡出帝異焉今人看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遍矣出異苑

蒼梧蟲

博物志云蒼梧人卒便有飛蟲大如麥有甲或一石餘或三五斗而來食之如風雨之至斯須而盡人以爲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後因以梓木爲棺更不復來出博物志

蚱蜢

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帳內以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窗戶瞥觀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前鐵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雖疑此爲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根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

懷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不即道語之曰我始來面若便見一青衣女子從前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誰即來就已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設蚱蜢出續異記

施子然

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雖出自閨門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稜時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恒宿在中其夜獨自未眠之頃見一丈夫來長短是中形人著黃練單衣衿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云僕姓盧名鉤家在粽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垤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個彌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鉤反音則螻蛄也家在粽溪

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於是遂絕出續異記

龐企

晉盧陵太守龐企自云其祖坐繫獄忽見螻蛄行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夜掘壁為大穴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焉出搜神記

蟾蜍

晉孝武太元八年義興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麗潔白尤辯惠性嗜膾膾啖之恒苦不足有許慕者小好學聘之為妻到壻家食膾如故家為之貧於是門內博議恐此婦非人命歸家乘車至橋南見器家取魚作鮓著按上可有

千許斛便於車中下一千錢以與魚主令擔竈乃下車熟食五斗生食五斗當啖五斛許便極困臥須臾据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從吐而出遂絕不復啖病亦愈時天下大

出廣古今五行記

蛔蚘

前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奏堅義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于筆端驅而復止而長安街老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朕中無耳屬之理事向從泄也赦令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歎曰其向蒼蠅也

出廣古今五行記

髮妖

晉安帝義熙年琅邪費縣王家恒失物謂是人偷每以屑

鑰爲道而零落不已見宅後籬一孔穿可容人臂潛澤試作經營施於穴口夜中聞有擺撲聲往捻得大髮長三尺許而變爲蟣從此無慮

出廣古今五行記

桓謙

桓謙字敬祖太原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堦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陣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衆聚力所能勝者以歸復出出還入穴將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擿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謙後誅滅

出異苑

青蛭

司馬虔莊子注言童子埋青蛭之頭不食面舞曰此將爲

珠人笑之博物志云捕青蛙頭於西向戶下明化成青色
之珠出感應經

宋誕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頭髮太守宋誕曰吾知之矣多買
臙脂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
觀之鉤簾下已有數百人頭髮出幽明錄

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蜴數
十登其齋前牀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蜴並張口吐
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出逸史記

王雙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祓
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著青裙曰得來就
其寢每聽閨簷下歷歷有聲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
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精芬奩乃螺蚌殼香
則菖蒲根子時咸以雙暫同臭奩亦異出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三

胡充　盧汾
傅病　滕延俊
蝗　冷蛇
主簿蟲　朱牙之
木師古　來君綽
　張惣泰
　李揆
　樹蝸

胡充

宋豫章胡充元嘉五年秋夕有大蜈蚣長二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裁出戶忽覩一姥衣服異故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閭門時思死亡相繼出異苑

盧汾

妖異記曰夏陽盧汾字士濟幼而好學晝夜不倦後魏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將赴洛友人宴於齋中夜闌月出之後忽聞廳前視樹空中有語笑之音并絲竹之韻數友人咸開訝之俄見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謂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適宴罷友人間此音樂之韻故來請耳女子笑曰郎君無姓虛甘乃入穴中俄有微風動林汾默訝之有如昏暗及舉目見宮宇嚴開門戶通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戶謂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諸郎相見汾以三友俱入見數十人各年二十餘立於大屋之中其額號曰簪纓堂汾與三友歷階而上與紫衣婦人相見謂汾曰適會同宮諸女歌宴之次聞諸郎降重不遐拒言因拜見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後有衣白者青衣者共年二十餘自堂東西閣出約七八人悉妖艷絕世相揖之後歡宴未深極有美情忽聞大風至簷雨堂梁傾折一時奔散汾與三友俱走乃醒既見庭中古槐風折大枝連根而墮因把火照所折之處一大蟻穴三四螻蛄一二蚯蚓俱死於穴中汾謂三友曰異哉物皆有靈況吾徒適與同宴不知何緣不入於是及曉因伐此樹更無他異（出駱祕苑）

宋君綽

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授總管來護作法受戮煬帝盡欲誅其家子君綽憂懼連日與秀才羅巡羅逖李萬進結爲弄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逃路傍有燈火因與共頓之却門數下有一蒼頭迎拜君綽因問此是誰家答曰刺斗郎君姓威即當府秀才也遂敲門門又自開敲中門曰蝸兒也有四五箇客蝸兒耶又一蒼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

就館客位牀榻甚華備俄有一小童持燭自中出門曰六郎子出來君綽等降階見主人主人辭彩朗然文辯紛錯自通姓名曰臧府據敘寒溫訖坐曰汚蠖客由昨階坐曰汚蠖忝同本州鄉賦得與足下同聲素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酒洽坐漸甚暢談講次至衆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欲以理挫之無計因舉觴曰君綽起一令以坐中姓名雙聲者犯罰如律君綽曰臧府蠖賓議其姓衆皆撫手大笑以爲得言及至汚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爲歌聲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羅李羅來李衆皆應其辦捷羅巡又問君聲推之事足得自此云龍何玉名之自坻耶汚蠖曰僕久從賓興多爲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羣士何異只蠖於汚池乎巡又問公準宗氏族何爲不載汚蠖曰我本曰民出於

齊威王亦猶柜丁之類何足下之不學耶既而蝸兒與方文盤至珍羞水陸充溢其間君綽及僕無不飽飫夜閤徹燭連榻而寢遲明敘別恨恨俱不自勝君綽等行數里猶念汚蠖復來見昨所會之處了無人居唯汚池邊有大螾長數尺又有蝸螺丁子皆大常有數倍方知汚蠖及二豎皆此物也遂其惡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汚水數升云

怪錄

傳病

隋煬帝大業末年洛陽人家中有傳屍病兄弟數人相繼亡歿後有一人死氣猶未絕家人並哭其弟忽見物自死入口中出露入其口曰此即病蟲吾疾乃所見物爲之害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腦骹視有

何物欲知其根本吉終而死弟子依命開視腦中得一物形如魚而稍有兩頭遍體悉有肉鱗弟子致缽中跳躍不止試以諸味致中雖不見食悉須臾皆成水諸毒藥因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眾如水次作靛青一人往因以小靛致缽中此物即遽奔馳須臾間便化為水傳記以療噎

出廣古今五行記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身如火燒數日方定名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滎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道傍莊家主人暫出未至庭俊心無聊頗因歎息曰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即有老父鬢髮疎禿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父雖無所解而性好文章適不知郎君來止與和且耶連句次聞郎君吟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雖曹丕門客子長異人不能過也老父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雖貧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話耳庭俊甚異之問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來和弟大君何不呼為麻大庭俊即謝不敏與之偕行遶堂西隅過見二門門啟華堂複閣甚奇秀館中有樽酒盤核麻大揖讓庭俊同坐良久中門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即降階揖讓坐且耶謂麻大曰適與君欲連句君詩題成未麻大乃書題目曰同在渾家平原門館連句一首使請為四句矣麻大詩曰自與渾家鄰馨香遂滿身無心好清靜人用去灰塵僕作四句成矣且耶曰僕是七言韻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為一章亦不

惡且耶其久吟曰終朝每去依烟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符王筆端住爾來求食潭家門庭後猶不悟見門館華盛因有淹留歌為之計詩曰田文稱好客凡養多人如欠馮驩在今希廁下窴且耶麻夫相顧笑曰何得相讒向使君在潭家門一日當厭飫矣於是餐餘有餽引漸數十巡主人至庭後不見庭後不見使人呼喚之庭後應曰唯面館宇并麻和二人一時不見乃坐厠屋下傍有大蒼蠅禿掃箒而已庭後先有熱疾自此已後頓愈更不復發矣出廣異記

張思恭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張思恭進牛肫利上蚰蜒大如筯天后以玉合貯之召思恭示曰昨窺利上有此極是毒物近有雞食烏百足蟲忽死開腹中有蚰蜒一抄諸蟲並盡此物不化朕昨日以來意惡不能食思恭頓首請死敕免之與宰夫並流嶺南出朝野僉載

蝗

唐開元四年河南北蝗為災飛則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樹葉連根並盡救差使與州縣相知驅逐採得一石者與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則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蓋地浮休子曰昔文武聖皇帝時繞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觀之對仗選一大者視之曰朕政刑乖僻仁信未孚當食我心無害苗稼遂吞之須臾有烏如鸛百萬為羣拾蝗一日而盡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則如勿生天若為厲埋之滋甚當明德慎罰以答天譴奈何不見脩以禳災而欲逆殺以消厲此宰相姚文崇失變理之

道矣出朝野僉載

冷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肩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出酉陽雜俎

李揆

唐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牆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蟇俯于地高數尺蹶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巨缶蓋焉有解曰夫蝦蟇月中之蟲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啟而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主簿蟲

潤州金壇縣大歷中有北人爲主簿以竹筒齎蝎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樹後遂孳育至百餘枚爲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識呼爲主簿蟲

朱牙之

東陽太守朱牙之元嘉中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牀下出著黄裳衿帽所出之埳滑澤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病瘧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東得虎陰尚餘暖氣使兒炙噉瘧即斷公常使董梳頭髮如野猪牙後諸祭酒上章於是絕跡作沸湯試澆此埳掘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黄金

一餅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
計此即牙家鬼出異苑

樹蝎

上都靜城宅戟門外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蝎大如巨螯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頷蝎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覆悉入穴或時衆螫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靜城時堂前忽有樹從地踣出蝎遍挂其上已有出處志其書名目出酉陽雜俎續集

本師古

遊子木師古貞元初行於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見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隨室內安止其本客廳乃封閉不開師古怒遂詰責主人僧僧曰藏葬柩備於此而舉吾人於彼俱以承前客宿於此者未嘗不大慚於斯自某到已三十餘載始傷三十人矣開止周歲再不敢令人止宿師古不允其詞愈生猜責僧不得已令啟戶洒掃乃實年深朽室炭師古存心信而口貌猶怒及入寢亦不免有備預之志遂取簟中便手刀子一口於牀頭席下用壯其膽方寢至二更忽覺增寒驚覺乃漂沸風冷如有扇焉良久共扇復來師古乃潛抽刀子於幬中以刀子一揮如中物乃聞隨於牀左亦更無他師古復刀子於故處乃安寢至四更已來前扇又至師古亦依前法揮刀中物又如墮於地握刀更候了無餘事須臾天曙尋僧及側近人同來扣戶師古乃朗言問之爲誰僧徒皆驚猶訝其來由師古具述其狀徐徐拂衣而起諸人遂於牀右見蝙蝠二枚皆中

刀痕籍而死每翅長一尺八寸瑩眼圓大爪如銀色按神異秘經法云百歲蝙蝠於人口十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爲人飛遊諸天據斯老及三百歲耳神力猶劣是爲師古所制師古因之亦知有服錄術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終宿在古舍中者亦是防矣

淳于棼

淳于棼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産養豪客會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魂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歛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卧于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餘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謹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

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有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與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闢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于庭下有朱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王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義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殺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遊而致茲事心甚進慼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殺牲燔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綴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

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遇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垂鞭來親洽言調笑詰吾與窮英姝結綺市指子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座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座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實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里吾亦不答情意纏綿嚮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尋又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騶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託生復問曰別升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別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視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翠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羣亦往來共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聲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花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于

王者王命生與秦寮備武衛大猟于國西靈龜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緒好之日大王云泰臣父之命臣父頃在邊將川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絶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絶卿但具書狀卿聞来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書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輝阻絶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當不思家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為之余當永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

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敬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綵仍令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逕俠會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刑罰中守法不回有既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詩著南柯司憲山濤著司農張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生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賢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

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遥晨昏有間今日暌別寧不泊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々達郡都有官吏僧道者老音樂車騎武衛鮮鈴爭來奠祭人物闐咽鐘鼓喧譁不絶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住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戟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回皆以政治著聞遷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妙于主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于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道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嫉生妻公主遵嫉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莫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駕之至謚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于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見交遊寔蒙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亥豕諭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禁起他族事在讖牆時議以生俊傑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特守郡多年曾無敗

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逝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請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因此乃家於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懈睡瞥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湝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湝二使者別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迫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驚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尚湛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面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驚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穴面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餘

礴空圬嵌窞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薈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覿淳于生棼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録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于天壤間云（出異聞録）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五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六　天都黃　晟曉峰氏校刊

赤腰蟻　蘇湛　石憲

王叟　步蚓　守宮

冉端　蚓齒　韋君

陸顒

赤腰蟻

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窮赤蟻之大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蠷及小蟲入穴輒壞挃窒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

蘇湛

唐元和中蘇湛遊蓬鵲山裏楊鑽火境無遺趾忽謂妻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我行山中覩倒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遥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繭矣有黑蜘蛛大如鈷鉧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巖臭滿一山　出酉陽雜俎

石憲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為業常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狀奇異來憲前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其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去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群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上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畏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有蛙鳴甚類群僧之梵音於是徑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者其僧乃群蛙而憲曰此蛙能易形以感於人豈非怪尤者乎於是盡殺

之出頁
至志

王叟

寶歷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力田爲業一日耕於野爲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曉甞吟而夕如是者九旬餘有醫者云此毒之甚者也病之始無藥有及則吾不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有聲隱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數日其聲益大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乃卒出宣室志

步蚓

段成式云從房伯父唐大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大二三丈白頭當項下有兩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出酉陽雜俎

守宮

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觀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廳案忽有小人半寸許自窗隙而入曰午到無主人當寂寞甚聲大如蚊蚋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發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詈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隨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大呼曰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凝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嚙四支疾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簡使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

衆嚙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義冠當殿階下侍衞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貞官乞賜餘生久之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階下有小穴如栗守宮出入焉士人即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出酉陽雜俎

冉端

忠州墊江縣吏冉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王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彫刻城內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脈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壞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既覩勸吏改卜嚴師代其卜驗爲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大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爲祝蟻療以雄黃丸方愈出酉陽雜俎

蚓齒

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小時見鄰居有姪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蚿長尺五行疾於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蜘蛛惡遂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叔因不得活出酉陽雜俎

韋君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後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人之患也吾聞雖小蠆入耳爲患然因以指殺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觀其上有綱爲窠韋乃命左右挈帚盡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將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之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卽拂去俄遂腫延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三人其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憫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惡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寤所夢覺爲夢曰果其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出宣室志

陸顒

吳郡陸顒家于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旣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唯吾子峩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眞唐朝儒生也故果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宴極歡而去顒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士也以爲盜胡不我欺何餘資財至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遽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咸來謂顒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鬻米之徒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爲朋友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閉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大窘倚居於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君朗又詣其門顒大驚前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于君幸望許之且我所願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創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日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麵蕊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顒即以麵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簡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其蟲又金剛石之命顯致于寢室謂顯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車帶金玉繒綵數萬獻於顯共持金面而入謂自此大富致園屋為治生具日食粢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顯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顯既以貧又素聞閻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搏火其下炙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經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俄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幡籍籍中有一珠徑上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顯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面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顯曰子隨我入海中愼無懼顯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割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回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顯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閭越中也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六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七　天都黄　晟曉峰氏挍刋

張景　虵醫　山蜘蛛
蟲變　蝎化　虱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虱徵
壁鏡　大蝎　紅蝙蝠
青蚨　滕王圖　異蜂
寄居　異蟲　蠅
壁魚　天牛蟲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蟲　抱搶　避役
蠍蠕　蠪馬　謝豹
碎車蟲　度古　雷蜞

復育　蛺蝶　[illegible]
蟻樓
張景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為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寢未熟忽見一人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於女之榻懼為盜歟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且笑女益懼且慮為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遶吾心謂吾為盜且亦誤矣謂吾為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竊子之容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寢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錐貫鏤於其末且利鋩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洽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密以錐倚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纏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僕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纏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蠐螬約尺餘蹲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即殺之自此遂絕出宣室志

蛇醫

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表王傳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為慮李醉日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覆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甕前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

其發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兩大注數百里
晉筑龍與蛆師爲親家出酉陽雜俎

山蜘蛛

相傳袁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旻引弓射却之大如車輪兩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出酉陽雜俎

蟲變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嘗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一棘刺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雨韋試令踏地驚之蟲飛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脈焉長久漸起如舊每州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何物出酉陽雜俎

蝎化

蝎負蟲巨者多化爲蝎蝎子多負於背良久方見一蝎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又嘗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蟄人必死江南舊無出酉陽雜俎

虱建草

舊說虱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虱惡水銀人有病虱者雖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銀可去之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虱又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蟣虱出酉陽雜俎

法通

荊州有尼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曇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及吻利天梵天來西域驗其字作本天擅法讓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可驗或言魚

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官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出酉陽雜俎

登封士人

唐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其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雞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 出酉陽雜俎

蝨徵

相傳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者蝨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蝨行向病者背則死 出酉陽雜俎

壁鏡

一日江楓亭會衆說單方段成式記治壁鏡用白礬重訪許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礬爲膏塗瘡口即差兼治虵毒自商鄧襄州多壁鏡毒人必死身匾五足者是坐客或云巳年不宜殺虵 出酉陽雜俎

犬蝎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矣 出傳載

紅蝙蝠

劉若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蝙蝠 出酉陽雜俎

青蚨

青蚨似蟬而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
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其母必知處然後
各致小錢子市埋東行陰溫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
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
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一名魚伯
出搜神秘苑

滕王閣

一日柴極宮會秀才劉曾封云嘗見滕王蜂蝶圖有名江
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出酉陽雜俎

異蜂

異蜂有蜂狀如蠟蜂衙大飛勁疾好圓栽樹葉卷入木竅
火燻鑄中作窠段成式嘗發筐書之每葉卷中皆只不濫
或云將化爲蜜出酉陽雜俎

寄居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
以行觸之縮定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才始知其寄居
也出酉陽雜俎

異蟲

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
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
尺餘眼遍其上嚙不可取溫令燒之方落每一眼底有
菊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出酉陽雜俎

蠅

長安秋多蠅設成式嘗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靜捷隱

字殿不能已倜擲殺一馬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
察於酒嗜於酒肉接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蒼雄黑負金者
聲清雌其聲在翼也書者能效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
蠅子化所化出酉陽雜俎

壁魚

壁魚初闕張周封書管見壁上白瓜子化為魚因知列
子言朽瓜為魚之義出酉陽雜俎

天牛蟲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民
咸式七度驗之皆應出酉陽雜俎

白蜂巢

白蜂巢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園數畝成子戌年有蜂如麻
子蜂膠土為巢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
而壞之其冬果盤鎮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
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帷幕變白以為不祥抑知俗忌白
久矣出酉陽雜俎

毒蜂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黑色隊若鋸
長三分餘夜人人耳鼻中斷人心繫出酉陽雜俎

竹蜂

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卵有蒂長尺
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出酉陽雜俎

水蚯

水蚯南中水溪澗中多此蟲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為萬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人甚毒（出酉陽雜俎）

水蟲

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木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細微（出酉陽雜俎）

抱搶

水蟲形似蛣蟩大腹下有刺如棘針螫人有毒

避役

南中有蟲名避役應一日十二辰其蟲狀如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辰狀段成式再從兄尋常覩之（出酉陽雜俎）

𧍪蠋

𧍪蠋形如蟬其子如蟲者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煎

食辛而美（出酉陽雜俎）

竈馬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則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出酉陽雜俎）

謝豹

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沆子嘗掘穴獲之小類蝦蟇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出酉陽雜俎）

碎車蟲

碎車（赤邪反）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棲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終南有之（出酉陽雜俎）

度古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許首如鏟背上有黑黃襴稍觸則斷常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唯腹泥如涎有毒雞食輒死俗呼土蠱 出酉陽雜俎

雷蜞

雷蜞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復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出酉陽雜俎

腹育

蟬未蛻時名腹育相傳言蛣蟟所化秀才韋翾莊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腹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出酉陽雜俎

蛺蝶

蛺蝶尺蠖繭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綠裙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蝴蝶 出酉陽雜俎

螘

螘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常以棘刺標蠅直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 出酉陽雜俎

蟻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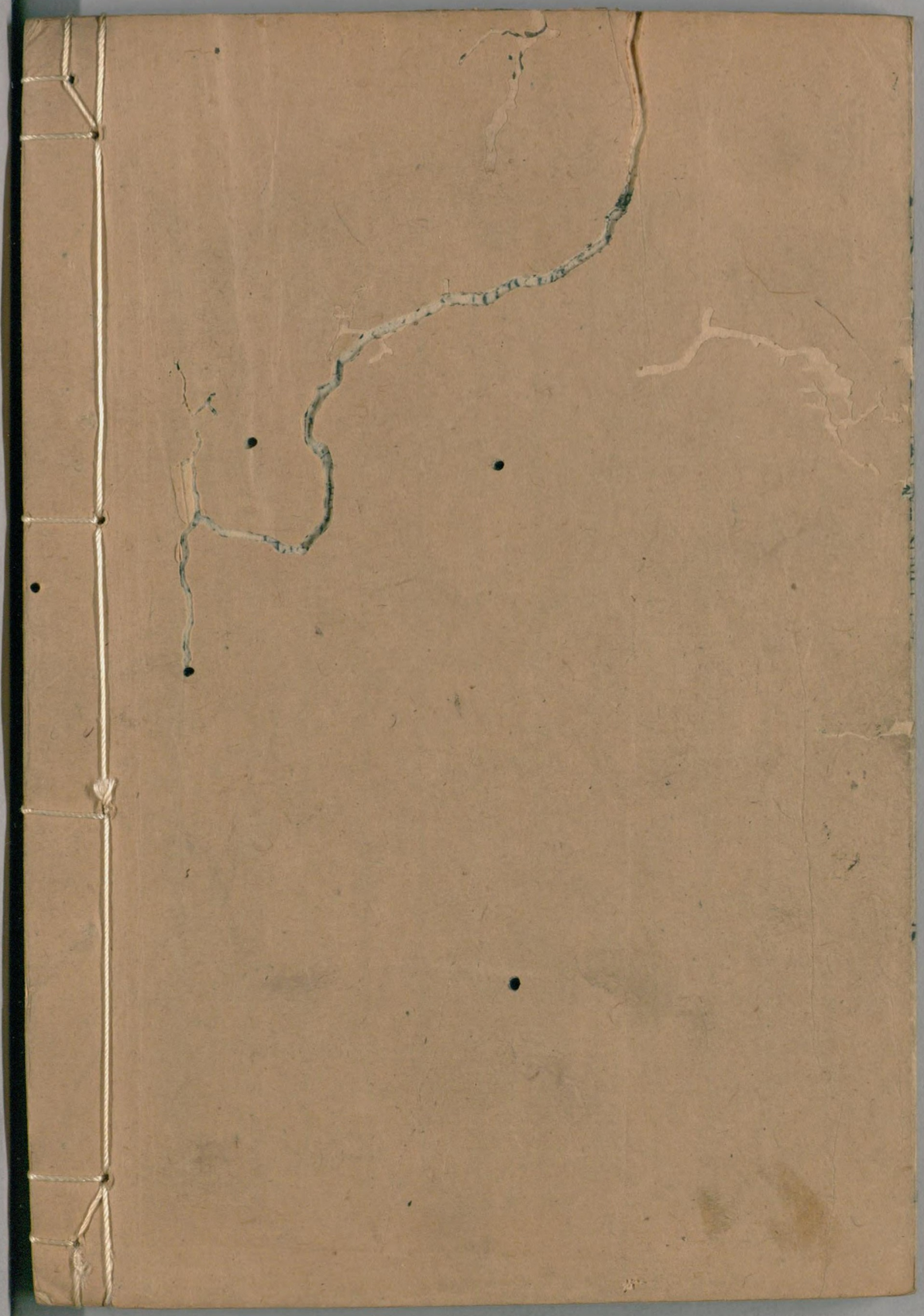
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二尺餘 出酉陽雜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特 1
2967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